

C 91693

春柳鶯

第一回

棄浮名志求佳麗

遊玄墓詩種錯緣

詩曰四海春風一曲琴天涯艱聚自相深青尊反為酬游志白

眼何須學苦吟俗客應難諧益友痴情還許付知音不謀顛

倒姻緣簿翻致才人錯用心

話說嘉靖年間有一科甲姓石名崑字良玉乃河南開封府人民
困幼年失偶堅執不娶直到五十歲念益子嗣里人勸他娶了個

一

繼室李氏不上一年生有一子這日良夢一神人賜古星一九剛

画金龍外包錦繡雙鳳綃兒云此星乃延川石液所成良玉得星

驚醒聞生此子不勝欣喜又見眉清目秀容貌不凡回思夢中之

言知兆應在此就取名為液字延川珍如珠玉養到五歲教他改

書凡左傳史策過目成誦如舊物相逢毫不作難八九歲成文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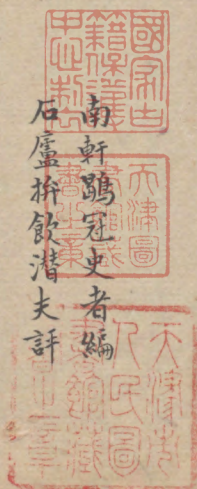
一歲入伴後良玉選為江南蘇州府理刑掣家春上任一應內務

俱看延川照管不幸良玉官未一年竟先逝世李氏亦相繼嗚呼

祇存石生一人帶領管家就在蘇州離城三十餘里買了一所宅

子設喪陳祭及丁憂服滿此時石生詩詞歌賦諸子百家無不精

通為人喜友好義揮散宦資以為棄土浪結知心就當性命每日



作文賦待會客聯社於宅中一池亭上那朋友見石生神清氣爽
風流豪俠都起他一號叫作池齋先生豈意三年之後家產盡為
交游散去人指亦隨金盡跡薄石生閉戶落、忽於詩文之餘嘆
口氣道丈夫稟陽之氣而有身賦萬物之靈而成性必須讀古人
已著之書張古人未發之旨使吾性與古人相守與後人相接方
稱我生不負必須得個才女白頭吟哦得個俠士終身嘯傲使吾
內有琴瑟之歡外有膠漆之樂才成百世良緣奈何年已當冠父
母又經早喪親戚無靠祇有一表兄姓李名景文字穆如者雖是
先母嫡姪却在北平順天府庠日前見了些女子皆是有才不能
有貌有貌不能有才結了些朋友又是知面不知心善始不善終

二

的且世人盡皆肉眼不識字樣說罷自己不覺隨下淚來自此欲
遁城市反着破碎衣服故令市井之徒大驚小怪石生總不介意
一日有字友人姓懷名古字伊人是石生舊日同社住居與石生
相近乃勸道吾兄雄才博藝當令無二何不做着正業烘、烈、
將平昔之文行之於世使眾人一見自稱奇才石生因聽其言將
家藏自己新什并批古人的舊集盡付之坊中未幾刻出東西南
北負價者未如雲集不論遠近地方皆知石池齋是了才子就是
過往鄉紳士民也沒了不來求文石生自才名一倡終日營、逐
逐不以為樂反以為苦一日聞得懷伊人要上河南他表親處打
抽豐遂請相會思量謝名作伴同行到曹家借看表兄為名隨遇

覓訪才女與伊人正在躊躇間見一老管家手持一書還拿了二十一封銀子奉上道這是揚州梅翰林家下來的請書這銀子是折聘禮的石生接過書取開看時乃是一個請啟一個回書工道

鄉春弟梅深頓首拜訂

大三元池翁石老師臺教訓小兒侍臘每歲奉酬館穀銀三百兩節禮外具幸毋自托叨愛不盡

石生看罷見下一鄉字知梅翰林也是河南遂對懷伊人道這事去不去麼懷伊人道甚是該去吾兄而且無因他往要訪才女揚州乃風流名地正當借館以圖佳釀石生遂喜對管家道梅老爺

三

家人可在外邊麼那管家道梅老爺管家現在外邊說他叫做王文他老爺叫做梅嶺徹因告家在家前在元墓觀梅訪得相公是今才人故到家即着他請相公處館石生道可知他學生多大了那老管家道聽得他與外人間稱說梅老爺止有一女一子子年尚幼却說不出年紀數日石生道既然如此不必寫回書可封一折飯禮兒與他同他先去找我大約不過數日即去赴約那管家領命去了半晌進來回道梅老爺管家已去折飯禮兒收了臨行甚是叮囑叫相公不可失約石生聞言收了聘儀不勝欣喜當日留懷伊人飲酒要擇日一同出行酒未數巡懷伊人道吾兄借出遊以訪才女固是高人举止但恐此處文債一時不能謝絕怎好石

生道小弟素性懶於名利前日懷兄忠告相勸致於今日亦是不
得已應酬昨有兩篇序紀俱草、告致今日所未已徑回過脫然
無累就是明日即可同行懷伊人道小弟行裝皆打點停妥只是
明日恐非吉期石生隨叫一書童取一本曆日過來與懷伊人選
日懷伊人接過看過明日乃正月十七日也俗云七不往直到後
日方是出行吉期石生愀然近座道出行回要選吉期但明日不
去又恐他方紳士拜索筆墨這看纏擾却如何處置懷伊人啣杯
半晌道有了此時春无明媚元墓古香亭梅花盛開四方遊人詩
士雜集甚多明日小弟稍備杖頭請到玄墓少叙一以却拜訪之
人一以領梅花之勝豈非兩全妙計石生聞言大喜二人飲至夕

四

陽西墜懷伊人方辭回去正是

閉戶談心休對俗

尋幽酌酒必須花

到了次日懷伊人在太湖叫了一只遊船定了兩個吹唱吃過早
飯後坐在船上隨叫管家去請石生不一時石生帶着書童相兒
來到兩人相見禮畢茶罷管家擺上酒殼就叫開船三杯兩盞飲
了一回吹唱一回懷伊人道若依吾兄昨日之言舍此而去不獨
今日無此一段快樂且為梅花所笑石生道梅花骨秀神清芳心
耐寒陽回氣足復能魁春乃酣養貞守之士弟因觸角淹留不能
以其大者圖之到不怕為梅花所笑恐為梅花所恥耳懷伊人道
石兄今日謝名借處館以訪才女可謂貞守矣况今歲正值鄉闈

會試聯捷在筭步之間梅花何恥之有小弟雕蟲小技且丁母憂
明年吾兄披錦衣歸耒弟相會抱恥又當何如二人正飲酒間談
間聽得簫鼓如麻歌敲耳聒石生叫人把兩邊垂簾捲起見元墓
已在面前岸上遊人如蟻皆傍梅嶺而行石生同懷伊人一見心
朗意徹如一幅春景山水相對懷伊人向石生道此處有佳勝即
俗子市兒也勉強扭扭兩句孟待以酬青帝之意吾兄名手斷不
可無詩隨叫管家取上筆硯紙擺在案頭石生也正動詩興又
見紙筆現成便笑道清懷兄先為倡首伊人道今日吾兄是客一
面說一面磨墨石生取過紙提起筆向硯池蘸得飽、正待要筆
走龍蛇把春風花鳥搜索一番忽見管家進牋報道唐相公在岸

五

上懷伊人不說道他怎知我在此處管家道方才在簾外見相公
說話懷伊人尚不動身只聽听上高聲叫道懷伊兄如何偏猜小
弟至此要子懷伊人只得叫住了船欠身相邀迎進艙門但見

頭帶一頂鴨嘴紗巾身穿一件墨色布衫年紀祇在三十面
貌却似百歲口擁黃鬚形容不甚儒雅脚登朱履勉強假做
斯文規矩、粧成許多道學遮、掩、全見一味老成

三人相見禮畢各賓而坐石生的懷伊人問道此位尊姓懷伊人
道姓唐名澈字笠雪人贈云田山房玉印又自號玄田居士與小
弟舊曾處隣近在城南懷伊人又轉身對笠雪指石生道這就是
做同社石兄道踴池齋者唐笠雪聞言又向石生打恭道原來就

是石公祖令郎久仰久仰叙畢旁邊管家添上鍾筋大家同飲了
數杯詹益雪就像個不飲的意思再要斟他只是告減石生道詹
兄加敬一杯想是見棄小弟在這邊故此不飲益雪高毅回道豈
有見棄之理不瞞先生誨昨日徐州一個鏡不鋒兄慕小弟之名
未訪同春處一位白兄齋集古香亭觀梅忽然詩興發作做了一
回詩不覺暢飲因就玄墓歌下今日尚有餘酒未醒懷伊人接口
道酒不肯見愛同做社友做詩罷做社友方才愛元墓這般好景
有十分留意春色以梅花為題正在揮毫之際不期相遇却好酬
唱說罷叫管家又取了一幅綾紙命石生柏兒捧硯磨墨益雪慌
了把酒杯酒蓋着厚臉後托看着柏兒道此子甚是青年到擅磨

六

墨是懷兄家的麼懷伊人道不是是做社友之僕益雪笑道果然
有好主必出好僕又問柏兒道你多少年紀了柏兒道今年十六
歲了益雪道你可識字麼柏兒道我不識字詹益雪只管絮叨
叨問他東長西短懷伊人道想是墨已濃了詹兄不要閒話詹益
雪諒着這詩難免不做反勉強推下笑容脫帽露頂談論古胡
亂誦了一回大話提起筆來也不讓人搖頭戰足咬指托腮做了
半日醜態捏成一首放下筆將詩箋拿在手中通弟已告成候石
先生懷兄韻成一齋同看懷伊人道石兄在此小弟不敢放恣老
兄專候石兄罷石生聞說提起筆來如探囊取物寫了一首遞與
詹懷兩人詩道

一片冰肌接水光

羞隨紅紫獨為芳

東風團月連雲瘦

春色籠煙嫩骨香

減却離魂空着恨

銷殘清粉更成粧

當年高士今何處

值此遊人總斷腸

池齋石液題

二人看罷但見雲霞與花柳齊飛翰墨共春光并舞連敲叫妙不
正石生道小弟信筆亂書實皆佳談何以當得二公大贊唐笠雪
正色近座道其實做得好若有字眼下得不安小弟從未最不瞞
興就要把弊病一一說出這詩做得不但順口且起頭一句一片
冰肌接水光把梅花比做冰者白也梅花又是白的這就妙起

七

第七句下個當年二字當年者尚論也又是遠想的意思先以目
前屬景後以古人作證乃真才實料恰像唐詩石生道小弟原是
拋磚引玉請佳作我為遮醜懷伊人雖與他相認不過舊曾處隣
并未曾與他文墨往來也要看他詩句就將手中詩取過同石生
看見滿紙胡塗字如牛毛蝦尾一般詩上寫道

南枝纔放兩三花

雪裏吟香弄粉些

淡淡着煙濃着月

深深籠水淺籠沙

石生看罷知他是抄寫前人白玉蟾的詩句不好說破故作贊賞
懷伊人不覺露出一般道這詩做得雖妙念來就如熟的一般請
再咏四句以成七言八句何如唐笠雪忙回道這詩都從心窩裏

發出所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若是有些假借便自己的意思與古人的意思兩相隔絕朋友讀着自然律不和聲詞不順口了且有意思的人作詩只可一首再做一首就為詩才妄動了豈不知古人說一文為甚豈可再乎懷伊人這詩細想來到與當時白玉蟾梅花詩有些相同哩石生笑道想是詹兄與古人暗合詹笠雪亦大笑道好個與古人暗合小弟自幼在父師面前逢會文作詩之期往、拿着筆如行雲流水不加思索信手拈來頭、是道自不知出自何所間有父師道這是某人舊文究竟自己亦不知道石先生所言古人暗合四字此乃至言也即如昨日有一個不通的女子做了一首詩貼在元墓古香亭上也是咏梅花的觀

八

者如堵并無一人敢上前和他就是小弟走上隨意略寫幾句眾人一見驚訝掩面伸舌而去難道那詩也是白玉蟾的不成說罷又向石生道小弟胡說而且亂道先生幸勿見笑石生道常言俗子位中留不住才子到處有逢迎詹兄既有這般大才何患弟輩不甘拜下風懷伊人亦說道詹兄之詩全無假借適才是小弟之戲談我自罰一杯罷遂吃了一杯又向石生招飲石生手執酒杯心下想道此人說甚麼不通的女子必竟是個才女停杯向詹笠雪笑道適所言佳句與那不通女子詩可還在古香亭上麼詹笠雪道豈有不在之理古香亭乃梅林之大觀亦詩人之雅聚凡往來游人莫不在此飲酒賦詩石先生這詩那裏也貼將起來小弟

詩現在東粉壁牆上少不得同去現醜一番石生聽了一心要上
古看亭看那女子的詩酒亦不吃就叫放船前去一陣清吹依唱
穿湖而入行未一箭之地但見

亭台聳起人人筆弄清香粉面參差個個烏喚提壺對客開
樽錯怪浮生如夢臨波停泊亦信春光似画也有各攜杖頭
借景陶情也有獨抱琵琶逢人訴恨

石生上了岸同懷伊人簷笠雪叫管家攜着酒榼帶着吹唱一直
上山行到古香亭上舉頭一望滿壁皆詩不及徧覽轉過東粉壁
牆未簷笠雪即指道此是下第拙韻上面是那不通的女子胡話
石生微應同懷伊人先看簷笠雪詩道

嬌似雪花白似鵝

枝枝開得滿山坡

占地春景氣痴我

累我吟詩惱殺他

一朶扭來堪插髮

連根拔起可燒鍋

明朝只怕大風起

雪打羣鵝飄滿河

春日同鐵不鋒白隨時游此作者也

石生看罷同懷伊人忍笑不止簷笠雪道這詩何如石生同懷伊
人道字、曲雅句、新穎果稱絕技簷笠雪喜道可有些老杜氣
味嗎石生道全是杜体懷伊人道必如兄詩乃許稱古今真杜体
簷笠雪又指那女子詩與石生看道

玉笛吹殘花復生

別離歌曲動江城

遙依南嶺應傳語

笑倚春風巧耐情

雪照疎林酬意冷

夢回東閣旅魂驚

相思罷吏難歸去

載酒空餘索杖名

凌春女子題

石生看罷魂靈飄蕩神思恍惚暗自想道此間有如此女子豈不
令男子羞死念了一回後低敲玩味一遍玩味一遍又高敲朗誦
一回徘徊春戀情生肺腑懷伊人亦仰面嚙咀唇雪用手扯道
這女子詩一味胡塗當不得細解就便解出淡味也不過是個女
孩說罷將石生詩牋貼在壁上又道我們且席地飲酒叫吹唱起
來賞見梅花不可有負春色石生同懷伊人直得錯落就坐各斟

十

滿飲石生手拿着酒盃心下沉吟半晌恍然如失就要起身告回
時天色將暮磨筮雪宿酒已醒正要拚飲見石生要回對懷伊人
道主人之意若何懷伊人道既石兄要回聽其自便罷磨筮雪笑
道這是主人慳吝輸不起酒資了懷伊人道非小弟慳吝酒資因
明日石兄有廣陵之行弟亦有河南之往久已相約恐今日過酒
誤了明日吉期磨筮雪道明日那裏去得成就是要去少不得弟
備薄錢雇留一日頑、石生口中辭謝定然要回懷伊人遂分付
管家將酒榖攜在船上三人復下山上船磨筮雪別去石生同懷
伊人一路飲回各皆無言到了岸時懷伊人并眾別去石生帶着
柏兒回家懷伊人臨別道石兄明日須要早起石生張然回道明

日再為商議便了正是

無端才思相闌切

落得遊人滿面愁

却說石生別懷伊人歸家一心想着那女子詩如怨如慕不禁動了個尋訪之念到次日廣陵之行託詞寫了兩書一封托以酒病令懷伊人先行一封書煩懷伊人帶至河南向候表兄李穆如正要着人送去不期懷伊人帶着管家行李收拾齊備到石生處相邀同行石生只得請進書房相見迺懷伊人笑道昨日麈尾雪做那樣胡詩反笑那女子不通真實可恥石生令懷伊人坐下回道鄙俗小輩狂妄無知何是掛齒拍兒少頃拿上茶來二人茶罷懷伊人道小弟即刻就行吾兄為何不收拾行裝石生道昨日弟見

十一

那凌春女子詩豐神逸、落筆不俗弟思想起來正是良緣觀面還要往甚麼廣陵訪問才女懷兄且先行罷懷伊人道吾兄此意是不往梅老先生家赴館要在此訪這女子嗎石生道弟就去赴館也不過為此豈可才女咫尺反教錯過只是有一書動煩懷兄帶至河南舍表兄處感愛不盡懷伊人接書道自然領命但吾兄訪這女子在此淹留恐他人又索筆墨以致兩誤不如同行罷石生愀然道弟假以抱病謝交他務自卸懷兄不必過慮懷伊人作想道兄許固好弟欲停裝暫為效勞此時不能奈何石生道若懷兄有此意弟當終身佩德恐懷兄不肯見愛懷伊人道弟心有餘而時不逮了若今日不行錯過吉期後來未必有此佳辰石生道

既然如此弟不敢苦留恐誤前途之事懷兄且長行罷懷伊人只得悵然而別臨行道吾兄雷斟酌謀為弟不日即得會面倘然這女子訪問不着還赴梅老先生之館要緊恐失他人之約惹人談論石生唯應諾隨即打發懷伊人長往要訪這凌春女子正是原為情而去又為情所擾不是浪用情天下知情少不知石生訪這女子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見利巧施美女記

背人假借梅花詩

詩曰相思無底暗傷神曾種風流一段春千里姻緣風忽送三分傀儡話徧親可真可假可欺世誰是誰非誰識人誰了桃源無好約却教迷處說通津

十二

却說石生不思量往揚州梅翰林家處館別了懷伊人要往蘇州訪問凌春女子蹤跡却也不知是何等人家下落何所欲親出訪問又恐聞名者濫求代庖因借病在家着管家先將古香亭詩白揭來後令書僮拍兒在外訪問今日也訪明日也問整、打聽了月餘不見影響這日石生獨坐在家想道向日我見那女子詩句雖知其才未見其貌假令拍兒訪着消息在某所某處我不能親觀其面便使媒婆去說合那媒婆自然包貶醜陋揚其美色兩下撮成使我石池齋一片捧才好色的熱心付與冰炭之中那時候緣簿上污了清白叫我何處去祈禱又想道那女子取名凌春有魁占物色之意料來也不是个俗品自然男女相訪不輕失身與

人的了使他知我石池齋有這段好求苦衷應此喜托魚水獨怪
那日不該令懷伊人先行若留他少住數日也與我訪問訪問互
成此事又想道懷伊人北上此時也不知道了何處就想他回來
諒也不能還是我與這女子兩下無緣不如依懷伊人臨行之言
赴梅老先生之約要緊正自搜理閒思沉吟不決忽心下又陡起
一念自驚道這女子取名凌春莫非取意於梅乃梅老先生之
令愛辰前聞他管家說他老爺因遊玄墓而回故未聘我又說梅
老先生有一女一子且那詩中道夢回東閣用揚州何遜故事說
蘇不禁欣喜以為得想遂分付一老管家看守宅子隨收拾行李
帶着拍兒叫了一隻船竟往揚州梅翰林家去不一時行到蘇州

戒境石生在船檢點行李書玩恰、忘落了凌春女子詩牋石生
忙對拍兒道你快回去將凌春女子詩牋取來拍兒聽說上岸飛
星去取石生查了行李又自己悔道我还不遣次往揚州遺落此
詩却非佳兆端的這女子还在蘇州一頭怨一頭等、至于西見
拍兒拿着詩牋汗浸、的走進船艙說道那做詩的女子有了影
響了石生忙問道却在甚處所在拍兒道道才小的後閭門過見
一個乘轎的醫生多少討药的人跟至他家下轎畢那醫生道不
是這兩日在常州醫那小姐病這幾時把你們藥都打蕪完了小
的聞見小姐二字隨立在旁聽了半響未審詳細見那日遊船做
詩的庵相公拉着他說話小的見他進去就問那醫生管家在常

州醫病的原故那管家道有个小姐姓畢乃是淮安人因同父親
立玄墓者梅受了些風寒回到常州地方染成一病因慕我相公
醫名特請了去只用了四五服藥就病体全愈如今後回淮安去
了小的猶恐不是又問那女子叫甚么名字那管家想了一回道
叫凌甚么小姐小的說莫非叫凌春小姐么那管家忙笑道正是
這两个字小的又問他相公姓甚么那管家說姓白如今特來與
相公商議還是上淮安去訪他還是怎樣石生聞言又驚又喜
道這小姐確有消息未必貌附其才若有才無貌也是枉然必須
再去訪他年紀多少有人家不曾有人家互誰住居何所這般
方可上淮安媒求親若造次而行倘有不合豈不空費一番往返

十四

拍兒頷命放下詩牋又去訪問方才上船就遇着唐笠雪迎面叫
道拍兒你相公尚未去麼拍兒道現在船上笠雪就要相見拍兒
忙回報與石生知道石生請進艙中相會禮畢唐笠雪道向自玄
墓別後小弟只道石先生同懷伊兄次日北上故不及奉候適見
盛使方知先生高留此地不意今日又得一面何幸如之石生道
小弟向日已訂期北往因別後遂得大恙不可以風故久羈留至
今亦出無奈唐笠雪笑道那日在古香亭小弟預知先生次日不
能就往廣陵相留薄饑實出本心不意先生苦、託詞見却石生
笑道人生四海皆兄弟我之大賢與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人將
拒我如今日唐兄不棄小弟足矣小弟豈可託詞却兄唐笠雪笑

道據先生所言既非託詞却弟廣陵實有何事石生道不瞞詹凡
誨廣陵梅老先生差人請小弟訓誨他公郎前受了閩書并聘金
二十兩約期甚近所以急：為此說罷叫拍兒取出閩書遞與他
看詹笠雪見上面寫着館穀每歲三百兩節禮聘金在外便覺滿
眼動大隨欠身道原來先生為這宗大財故急於要行石生笑道
二三百金算得甚麼大財小弟不過借以謀終身之事耳詹笠
雪又道先生這實是欺小弟了終身之事莫大於功名難道借廣
陵以取功名不成石生又笑道功名富貴等如浮雲知者當之止
算得一夜好夢小弟之意豈俗至此蓋別有意中之事實非詹兄
所知也詹笠雪放下閩書挽道意中之事我知之矣故作戲談

以試先生令先生何必相瞞石生心下暗想道凌春女子當日原
是詹笠雪因作詩而起必定他有所見方說出此話就是他無所
見我實說於他料也不妨隨叫拍兒烹茶留詹笠雪在船上相談
石生道詹兄既知小弟心事小弟實為那日在古香亭見凌春女
子待歸家細思頗還去得因而動一痴念有好速之意隨着小价
覓訪他的消息至今方有影響詹笠雪近座笑道當時小弟明知
那凌春女子待好故說不通者因為吾輩才名不肯被女流所占
不意先生與我暗合也知他待好但此時先生既有影響就該丟
了揚州館事為何還如此行色匆匆適才所言不如所行了石生
道非弟言不附行奈這女子在淮安地方雖知其才未知其貌若

道次而行恐有不合空費了往返又誤了梅老先生之約小弟之
念尚暫泊於此再訪這女子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就
擲梅老先生之館竟掛帆向淮安與他生死一決了唐笠雪道石
先生原是在何處訪着這消息如今還當去訪一訪不可錯過石
生道原是一個醫生姓白者從常州與他看病而回小衙偶然回
其藏家故得知這個消息唐笠雪道原來醫生姓白者之傳但
恐再訪出那女子是個絕色先生事做半途又要赴梅老先生之
館豈不費居中者一段苦心石生笑道我石池齋豈肯為三百兩
臭銅賣了終身大事唐笠雪見石生志不在館立意要訪那凌春
女子不覺動個冒名赴館之心手裏拿着茶杯口中說道先生不

十六

必他訪小弟曾在古香亭見過的石生忙喜問道唐兄所見果然
姿色若何唐笠雪道若說那女子姿色大抵非一言一句可以描
寫只那一雙媚眼令人見即迷魂石生聞說近屋細聽唐笠雪又
細將那女子如何美貌如何動人在古香亭如何看見說了許多
謠謔耍撮弄石生上淮安自己頂名赴館石生一腔痴情被他
說動却也半疑不信唐笠雪又巧言道恐小弟眼力不濟不是取
信先生先生且留半日請那醫生來做以看病再細審問一番
真偽自明了石生喜聽其言就着柏兒去請那醫生唐笠雪又止
道此時天色將暮恐不成体到明晨罷石生道明日再議半日工
夫恐又鬧不成船了唐笠雪道小弟還要薄餞明日少不得相留

一日後日再開船長往石生為着那女子只得依言二人談得情投意合又吃了一會茶唐笠雪別去臨上听道此事若成先生將何以謝弟石生笑道多以金帛酬謝就是了唐笠雪正色道小弟亦非愛金帛的俗品轉將佳稿賜小弟一部以留別後之思罷石生道此事不費之惠若兄有見教之意明日就着人送來說罷唐笠雪別去正是

出言詭辯非君子

見利欺心定小人

却說唐笠雪留石生停止船上思量頂名赴館得那三百兩頭一路想道我方才留石池齋明日請白醫生察訪那女子姿色倘那女子是个醜陋的白醫生一直說將出未不但失了老石這注大

十七

財且把我吃茶時那些假話都被他識破日後有甚面皮見他想罷竟不回家即轉回身子去尋白醫生要二人合意同謀原來白醫生就叫做白隨時素常做唐笠雪的夥騙曾在玄墓古香亭令唐笠雪做石生之名會徐州來的一个錢不鋒觀梅做詩希圖酒食這晚唐笠雪尋他即忙迎出笑道唐相公道才別去為何又來唐笠雪道特來與兄接風白隨時邀至內室坐下唐笠雪從袖中取出一个銀包拈了一塊銀子遞與白隨時買酒白隨時推讓了一回唐笠雪大是要買白隨時道在愚弟這邊如何到搜老兄唐笠雪道小弟有一藝財事相煩你依我買來別有話說白隨時強勉收下銀子叫家中用人買了些熟穀便酒掌起燈來二人飲到

興頭唐笠雪道敢問老兄前日在常州與何人看病的白隨時道
有个淮安畢監生今愛為元墓觀梅受了些風寒因請小弟看病
却有何說唐笠雪道那畢令愛可是前月二十六日我與老兄并
鍊凡三人在古香亭笑他詩句不通的凌春辰白隨時道不是不
是這個叫做臨鶯生得才美冠世其父雖監生而實鄉官從正月
廿日方遊梅花的唐笠雪道如今把這臨鶯要兄認做凌春這財
就有望了白隨時向其原故唐笠雪將石生愛凌春詩句誤訪臨
鶯并明日要請白兄後頭細述一遍白隨時聞言驚道石池齋也
還有些名望為何把一個不通的認做才女這等看將起來眼力
實不如老兄了唐笠雪嘆口氣道自古名人好題詩英雄多困苦

大

虛名在前真才落後此天道反覆之數白隨時又道明日小弟領
命把臨鶯說做凌春哄那池石齋上誰去了你我財後何來唐笠
雪道兄飲三大杯小弟說與你聽白隨時連吃過三大杯唐笠雪
道小弟之文才詩學係兄所素知自不必說有揚州梅老先生官
居翰苑久矣知我是个才子要請我教他公子不意池石齋這個
畜生就謀了此館每年三百兩雪花銀節禮在外還有二十兩
聘儀如今聘儀被石池齋收了若老兄撮弄他上誰這館小弟抵
了館金與兄三七分豈非是宗大財白隨時聽了滿心歡喜道這
等說老兄該吃三十杯老兄之財更多似小弟唐笠雪道三十杯
小弟吃不得也與兄三七分罷白隨時道這是不能小弟不敢如

此貪杯窳可稍陪裝杯罷二人一頭說一頭飲酒各吃了五六杯
白隨時又通適才老兄所言有冒名頂替之意又無閱書一時識
退出來却如何處置詹笠雪通閱書小弟曾已見過竟去赴館只
要言語相對東家怎好向先生要函書看白隨時大笑連聲道妙
二人立定計策歡心暢飲直到一更時分詹笠雪臨行囑道明日
之事在心白隨時道謹領大教二人別過白隨時又道聞得錢兄
兩羈旅在揚未回徐州只怕老兄還要相過詹笠雪道若他在揚
蓋發妙了二人方別正是

浪施巧計回兒戲

小視奇才作等閒

却說石生在船上不知白隨時受詹笠雪之囑到了次日早起見

九

天色晴明正是准行的順利隨叫梢公備了酒飯封起藥金一面
令柏兒來請白隨時不一時白隨時帶着家丁背了藥箱柏兒引
轎至船前白隨時下了轎一直上船與石生禮畢茶罷柏兒從書
箱中取出一書放在案上白隨時把石生脈細一看道先生這
个病源因悶鬱而起心隔不寬雖然脈氣沉細却無大病叫家人
取上藥箱撮了兩劑寬中益氣湯用福園作引撮罷就要告辭石
生道久仰青囊秘學未得識顏今日賤恙得叨妙劑舟底不堪便
飲望寬坐少叙白隨時道先生才名動世一觀台光實出望外况
又在此叨擾說罷柏兒收起書本擺上酒榖二人飲了一巡石生
道兀翁尊號却不曾請教白隨時道小弟賤字隨時石生道可是

與麈豈雪相知。底白隨時通。曾有一面不甚相知。石生也不在意。又飲了數巡。石生欲言又止。白隨時知他為那事兒。不好啟齒。故作問道。先生行色匆匆。却因何往。石生道。要往淮安訪一舍表親。白隨時故道。令親居住何所。石生故作嘆一口氣。說起話長。小弟有位舍表親。姓畢。自先君去世。就不曾相會。至今五六年矣。昨偶聞在淮居住。又聞舍表親帶着舍表妹。在元墓看梅。及弟往拜。又而下錯過。如今上淮。問訊。尚不知他便居何所。白隨時知說。託託道。前小弟在常州與一位畢監生。令愛名凌春者。醫病那畢監生。到住在淮安城外清涼寺旁。也曾從元墓看梅。而回。莫非就是。底石生笑道。那人雖然名姓相對。但天下同名同姓者多。難以分辨。

二

惟舍表妹自垂髫時。與弟同食同居。至今形容猶記不識。兀翁見那畢兄。令愛面貌。若何。白隨時把酒乾過。笑道。這等說起。料想不是令親了。石生見他笑而不言。以為女子醜陋。不好說出。叫柏兒斟盃了酒。又問道。兀翁如何見笑。白隨時道。不說那女子面貌。便罷。若說起那女子面貌。真天上有地下無。且才美兼備。恐先生令表妹沒有那等全美。石生作喜道。舍表妹雖人才不算出色。却也有七八分。是這個女子。但不知此行得遇着。遇不着。白隨時道。若是這位女子。先生說兩個字。末小弟代起一數。看石生見白隨時又會起數。滿心歡喜。隨口道了兩個字。白隨時將手畫道。却好是乾天數。二爻發動。此去不獨能相會。還有許多喜事。石生道。這

數如何樣解白隨時念那數中詩道

得意相逢貴 前程去有缘 利名皆可望 三五月團圓
石生聽罷知姻緣之事有準又取白隨時數杯作謝白隨時又道
此數乃邵康節先生傳授極靈極準上詞三五月團圓先生若訪
令親宜速行以應此數石生道小弟趁此順風即刻開船不一時
柏兒拿上飯來只見唐笠雪領着一個人竟自上船與二人拱
手白隨時見唐笠雪至就起身告辭石生道請用便飯白隨時作
謝道小弟酒後不能用飯石生隨叫柏兒取出藥金賞封總遞與
背箱管家送到岸上白隨時上轎作別石生方回唐笠雪迎着問
道那事如何石生笑道據白兄口詞頗有姿色小弟欲乘此順風

三十一

暫別往淮唐笠雪驚道此時就行小弟不及躬餞奈何隨叫人取
上四包路菜送與石生石生作謝要留唐笠雪便飯笠雪作辭過
又道先生上淮必須從揚州而過倘梅老先生管家看見傳與梅
老先生知道豈不古怪石生道小弟此行不籠岸上竟從淮安水
路而去他如何知道就見他管家也不認得前那函書俱從門外
傳進并不曾會面唐笠雪喜笑道既如此先生可放心而行了石
生叫柏兒開書箱取出詩稿遞與唐笠雪道這是小弟近集如命
呈覽幸勿見笑唐笠雪謝過令家人收下二人立上船頭叙別只
見船家整理蓬檣收拾纜索石生對唐笠雪道此時心意皆為行
色所擾不能與兄盡談就作揖謝別唐笠雪回禮道這是喜事催

人先生不必以一別為恨也石生返勉强回嗔作喜要送唐笠雪上岸笠雪道先生不必送小弟轉立上岸上以心相送罷二人就在船頭別過唐笠雪同家人上岸只見船家掀起跳板將船一開笠雪才進艙門但聞長帆風響船頭水湧如弩箭離弦去莫能禁唐笠雪立上岸上喜得如夢如痴呆、半晌正是

情痴傀儡三分話

天送姻緣萬里風

却說唐笠雪并上岸上復定睛看了一看見帆影頓渺隨帶着家人未會白隨時商議冒名赴館二人相見大笑白隨時道老石已去我兄冒名之事不可遲延唐笠雪道適才細、審問他他此去竟不擺揚州說揚州梅老先生家人并不曾會過這場造化真是

三十一

你我時運白隨時道既然如此此事不宜遲延老兄可收拾行裝隨後趕去恐一遲延梅老先生着人來請他時就有許多不便唐笠雪依言就拉白隨時到家看着收拾了行李回到渡口叫一隻小船別過白隨時獨自一人隨路打聽石生消息到了揚州上岸之時頂頭過着一人口中叫道石兄何往唐笠雪忙抬頭看時乃是徐州的鐵不鋒就跟、蹌、作了一揖道小弟因此處梅老先生每年出三百金情儀請我處館特來赴約鐵兄何羈留在此不鋒道小弟自別後不期過二三知己每日在此待酒竟忘其所歸唐笠雪道鐵兄必於此地久熟了可知梅老先生家住居底鏡不鋒道聞得在小東門前後可同去找向以便進拜二人遂拉手同行進

了城不一時到小東門鏡不鋒道想是梅老先生就在此處前後
可向人一教二人立着說時見一人從旁邊酒樓上走下問道相
公可是未赴館的石相公嗎詹笠雪道我正是你如何曉得那人
道小的就是梅老爺家中王文我與相公去通報詹笠雪道此時
天暮恐不能成禮今晚且尋飯店住下明日拜過再來王文扯住
不放道我家老爺怪相公未遲說沒有回書不足為憑家中報怨
小的正要差小的明日去復請若相公今日會了省小的明日一
番回話詹笠雪遂到酒館中打開行李取出一紅帖上寫着春晚
生石液拜先着人傳進後向鏡不鋒道弟且暫別兄屬何所乞為
示我以便奉看錢不鋒道石兄不必看弟弟明日自來拜兄二人

打恭別過詹笠雪隨跟了行李去會梅翰林見梅翰林迎到廳下
詹笠雪前趨後恭相依而行直到廳上相見禮畢分賓主下梅翰
林道前學生在吳下觀梅仰台兄大名如高山在望不揣荆棘敢
扳駕臨獲愧實甚詹笠雪打恭道晚生菲才薄德梅老先生呼喚
實愧庸學不足以當令公子之範圍梅翰林笑道這是台兄過謙
了詹笠雪又打一恭家人茶至詹笠雪跪、業、拿着茶盞告過
茶畢梅翰林叫管家請出小相公未少頃小相公出來年紀只在
十來歲生得眉眼秀雅端、正、朝上作了一揖家人安了个位
兒在下面站着詹笠雪道令公子品格不凡日後定然繼老先生
之門第梅翰林道小頑待臘因學生為這俗吏幼年失教懶於讀

書明日拜從門下使礪碗一徑仙點想不致終頑也說罷請唐笠
雪到內書房裏坐笠雪隨步而行穿了兩三進房子只見花柳籠
中山石嵯峨朱欄繪格多少曲迳迴廊共有十數間危亭雅座梅
翰林叫人收拾舖陳安唐笠雪在內住居唐笠雪心甚欣喜當晚
整酒十分款待次日又備一席將公子拜在門下二人方飲酒時
見外傳進一帖上寫通家社弟錢訖拜唐笠雪一見便起向梅
翰林道是敝相知錢不鋒兄來拜晚生的待晚生出去相會梅翰
林道既石兄相知請至書房相會何妨隨叫家人收了酒餞唐笠
雪迎進錢不鋒在書房中與梅翰林三人禮畢分賓坐下梅翰林
道請教錢兄尊號錢不鋒道賤字不鋒唐笠雪道敝相知少年大

才乃北方名士家下現任徐州梅翰林道着錢兄這般清雅自是
名教中人錢不鋒打恭謙遜梅翰林對唐笠雪道錢兄可曾婚配
過嗎唐笠雪道晚生婚配過錢兄與晚生不同梅翰林笑道這等
說石兄已娶錢兄尚未有室了錢不鋒道晚生素有傲骨不肯輕
娶梅翰林道此正是才人之妙用三人茶罷錢不鋒就要告辭梅
翰林道錢兄既與石兄相契皆是莫逆何不少坐盤桓盤桓遂令
唐笠雪留住分付家中整置酒餞又取出一詩牋執在手巾道錢
兄可有佳稿在此錢不鋒道拙稿被坊中取去射利尚未刻出梅
翰林取出詩牋道這首詩是小女在吳下古香亭上做的請二兄
指教二人接過用手假作畫圈吟哦忽看到後面有凌春女子四

字二人驚訝丰胸梅翰林道這詩是詠梅花的也還通底詹笠雪
道這詩絕妙但晚生曾互古香亭見過的那時是十幾的光景就
同鏡兄在那邊觀梅因而贊賞不識老先生同小姐是何時互古
香亭的梅翰林想道還是正月初五日同小姐在那邊的詹笠雪
道今愛小姐如此大才不知青春多少了梅翰林道小姐今年十
六尚未擇婿二人聞言一齊驚贊不已梅翰林道請教二兄各做
一首以便小女留讀如何詹笠雪中想着石生淮行之事恐聞
凌春消息復來赴館遂用一計道鏡兄大才尚未有室老先生令
他做一首略見其意何不招贅為婿梅翰林但微笑道石兄也少
不得要做詹笠雪道晚生乍離故士心緒覺得煩離恐猝中之筆

不足大觀梅翰林道常言斗酒百篇想石兄酒興足然後下筆有
興適才分付家人另收拾酒榖待學生再親去取一壺好酒與二
兄充閑思路一頭說一頭別過二人去選好酒詹笠雪同鏡不鋒
見梅翰林回家親自取酒恐怕一時做詩嚇得心慌意亂錢不鋒
對詹笠雪道吾兄大才就要做詩也還不難小弟近日荒疎胸中
却無一字這事後那裏說起詹笠雪道小弟近日風塵勞頓也有
些荒疎却如何處置錢不鋒依榖道向日吾兄所做之句權借與
小弟何如詹笠雪依榖回道這个要不得倘若兄說錯了字反為
不美不如待我寫了兄做一首吧鏡不鋒揆道吾兄之詩小弟自
別後終日熟讀斷不錯字詹笠雪想了想道那詩就與兄寫去小

弟一時懶做也尋一首現成的應酬應酬罷遂兩邊張、忙拿了鎖匙向房中開了書箱取出石生詩稿翻來倒去不見一首合宜的梅花詩因想向日石生在遊船上做的那一首却又一時尋不着正在亂查之際見錢不鋒走進道這詩稿是何人的唐笠雪道是小弟做的錢不鋒道兄當日在古香亭說這女子詩甚是不通今日如何又贊他絕妙唐笠雪手掀着詩葢躁道兄全然不知我的深意錢不鋒見他發燥遂忙、出去唐笠雪又聞得外面花園門響向後半本猛然一揭却好臨了一首就是方才看了一眼見梅翰林走進手慌腳亂出來迎着梅翰林叫人揩抹了桌子擺上美酒豐般唐笠雪隨放了梅待臘回去自己又復走進房內收拾

那詩稿時掩着扇內又張了兩張方出來與翰林三人飲酒、至半酣唐笠雪叫書房用人取出筆硯對梅翰林道適老先生所命和小姐梅花詩晚生輩且強勉做他兩句以求大教梅翰林聞言各敬一杯助興唐笠雪將酒過來一飲而盡就把石生一片冰肌接水光那詩寫將出來梅翰林一見滿心歡喜擊節稱賞錢不鋒扭捏半會就把唐笠雪那嬌似雪花白似鵝詩寫將出來梅翰林一見鼓掌大笑錢不鋒道晚生這詩還不像荒疏之筆唐梅翰林道絕妙佳句三人逐一面飲酒一面看詩飲至半夜梅翰林留錢不鋒住了就將二詩携至內宅與凌春小姐去看凌春小姐正高掌銀灯翻閱古集一見二詩不覺失笑道這錢姓的詩這等不通

名字又起得這樣古怪梅翰林道這錢姓乃徐州人石兄說他是北方名士年甚青少誰知外清內濁石兄亦不察反有荐他為瑁之意連石兄亦覺可笑凌春小姐又道石先生這詩到膾炙人口只是字跡歪邪像有抄襲之弊梅翰林想了想道我起先見他在書房中拿着一稿東翻西閱且他又是一團勢利行徑不像名士規模這詩莫非果有抄襲之弊麼時公子梅待臘與夫人也在座旁梅待臘道我先時也看見先生查了半日稿見爹、未就慌忙摘下了凌春道如此說起石先生既有抄襲之弊決非才人所為必竟假冒名士之輩妄來赴館亦未可知梅翰林道倘若如此我遲日假滿進京家下無人照管豈不誤了我幼子之事說罷各

令安歇獨自想了一個主意次日早起即別過錢不鋒叫一管家同王文到蘇州府、訪問着這家中先生可是石池齋再訪向池齋可是一個名士管家同王文頷命梅翰林又道你二人若訪向不出真心消息休來見我管家同王文聽得飛星叫船去訪石生正是

不知在何處訪着石生且聽下面分解
第三回

畢臨鶯絲桐露調

石池齋玉簫斷腸

詩曰恩從至處生煩惱待到愁來怨怒哀寄語深閨非戀色撫琴相往亦因才豈知錯裏翻成約不忍情中更見猜自是美

緣天有分何須冰月作良媒

却說石生那日信白隨時之言別過磨盤蓋雪喜長途風送不日到
誰先將行李裝在湖嘴飯店即向清涼寺住居向畢暫別主人帶
着柏兒行未半里見青柳成街白雲如堵無數樓台殿閣隱隱高
聳其中石生從一柵橋而入傍花隨柳找尋至前果然有一大寺
面對湖水蕩漾綠柳烟迷內聞鳥雀歡喧山門緊閉石生自傍一
小門緩步進去見一僧衲衣拄履迎到客寮二人揖畢分賓座下
各道名號原來那僧號湛然乃客住清涼寺的祖家在北京河南
會館邊園通寺裏持耒淮募緣修寺見石生斯文之輩兩相投洽
又引見住持師傅普明石生道學生後南來風塵勞頓心中不爽

二十八

欲借寶刹客房半間少息數日奉送香資不識二位老師若何普
明聞見有香資連轂應諾石生隨叫柏兒外面封了一兩銀子送
與普明并飯店行李總代取耒就寺住下這晚普明備了茶果令
湛然陪飲茶將數巡石生道這寺傍可有一姓畢者么湛然道貧
袖初來不知細裏聞道有一畢監生名冷金字字謙富推敵國選
至杭州府通判尚未赴任相公問他却有何事石生道聞得他有
一令愛善賦詩文學生曾在玄墓見一首梅花詩湛然道果然的
日畢老爺帶小姐至玄墓觀梅得病歸未曾許一願在此尚未還
哩石生佯笑道訪梅乃人之歡事何反得病湛然道只因畢老爺
喪妻小姐每日作文賦詩哀挽母親久矣憂思成病今春方覺爽

利故畢老爺恐他憔悴芳姿回往元墓觀梅散心不期又受風寒
復成大意如今全愈想是願心目下也好还了石生道原來如此
二人談了一會吃過晚齋湛然各歸禪房石生秉燭獨坐前思後
想直到四鼓時正欲抵案而卧聽得金雞三唱法鼓齊鳴石生清
晨整衣同柏兒就走到畢小姐前門窺視只見職事兩列多少衙
役立門伺候石生近前問道這是那宦官長衙役道是現任徐州
錢老爺未拜畢老爺的石生聽說帶着柏兒又閑、走到後門見
牆上石勒先春園三字石生正自玩索只見一花婆手提花籃從
門內走出向斜路竟往清涼寺後去了石生欲要叫他回思無味
俟他去後潛走入園內看時悄無人散但見

二十九

綠淺紅肥鶯啼鵲噪檻憑青草池塘緊靠太湖一石簾捲東
風綉閣却傍沙柳散陰陽和春暖花香撲鼻心靜琴響蘭味
襲人漢宮當曉無般嬌媚原非画工幻想青皇濫設多少芳
菲盡是恨人愁緒

石生拂衣就石坐下目顧羣花心營萬慮知柳中高閣是畢小姐
藏情之處不痴不呆沉吟半日恍然似有人出正曳裙而行忽聞
嘒、嘒音口叫翠雲石生側立立柳樹梢下聞得琴聲嘹亮遂聽
彈道

勝如花

明窗靜梳玉斜兒病瘵纏瘦怯只落得清粉銷殘况甚麼籠

香骨徹想起只愁恨難絕

石生聽罷低聲自語道清粉銷殘籠香骨徹分別是梅花詩上
春色籠烟銷殘清粉之句又近前坐立石上細聽道

減新粧湘裙半遮逗離魂春光損賒近夜傷嗟為憐才心切
不是奴意兒痴邪羨文君不戀豪奢

石生聽罷又低聲自語道小姐琴音有重我石池齋之意信乎白
隨時教中道三五月團圓之句且白隨時言他才美兼備諒不虛
矣但我道梅見小姐詩句在正月十七也必然小姐遊梅在先何
我詩句他怎記得又轉念想道小姐數百里至玄墓遊梅豈有一
見即返之理或者就寬屬古香亭傍時觀玩後復見我之詩句

亦未可知我回去將他原筆詩句夾託那花婆傳來看他認與不
認自知就裏想羅意欲再聽琴聲已絕響隨帶拍兒出了兜春園
門只見錢知州別過畢監生上轎喝道而行石生避了竟往清涼
寺來吃過午飯令拍兒至寺後竟訪花婆假以買花插瓶叫他進
寺拍兒應諾去了少頃帶引花婆進了寺門見過石生石生就叫
取茶花婆打開花籃遞與石生揀選石生手揀看花問道老媽尊
姓花婆道老身姓陸石生又道這花是何處折來的花婆道是東
邊畢老爺先春園裏的石生道畢家花如何送與你賣花婆道有
個原故當時畢奶、在日待我甚好如今畢奶奶去世未存一子
止餘下個小姐小姐念先人舊愛不忍視我孤貧因此把這花叫

我賣了度日石生問罷選了兩枝大花插在瓶內柏兒拿出瓷碗
果子提了一壺茶擺在案上石生即令斟茶陪花婆坐下花婆道
老身怎敢擾相公石生道我有一心事要與陸媽商議若愛得我
做衣服備重禮相謝花婆笑道相公却有何事石生道就是畢小
姐事花婆驚道若是說畢小姐事萬不能做了石生道怎見得不
能做花婆道相公說畢小姐三字不過就是為婚姻之事那畢小
姐年雖方十七文推過目生得面如花朵有許多刁鑽古怪性格
就是畢老爺說及選婚一事他就不悅要才貌中他意的人兒方
才說得相公此舉料想不成石生笑道這件事却是中他意的現
成事我二人雖未會面兩下事体却都盡知如今所煩無別有首

待兒是我在蘇州得来的煩陸媽轉達小姐極次問个詳細可是
小姐做的是與不是回我一信先送茶資一兩後日再煩別事仍
加厚謝花婆回嗔作喜道這個使得只是要遲兩日方好石生道
去便就去為何又遲兩日花婆道相公有所不知畢老爺有个舊
友姓錢現任徐州知州今日拜他聞徐州出賊上司叫他急、趕
去上任拿賊畢老爺備了兩席酒叫了一班戲與他送行小姐也
請了幾位女客在簾後看戲恐怕中不便說及相公事情石生道
這個不妨我將詩賤與你捎、帶去乘便取出就是隨取了一兩
銀子作茶資外一錢銀子作花價并詩賤放在花籃內對花婆道
此事重托千萬不可洩漏花婆不好辭得只得應諾茶畢散去石

生通倘得周旋決不負陸媽成就之德花婆一味應承而去石生
送至寺門花婆復回轉笑道相公尊姓不曾問得石生道我姓石
道號池齋你可緊、記着花婆道石相公與畢小姐二人可有甚
麼遠記沒有石生道沒有甚麼遠記止有小姐琴中彈的一曲花
婆道相公寫來與我拿去他就沒得推却老身又好中間調停石
生後回房中寫出那琴中之曲付與花婆又叮囑一遍方才各別
正是

全憑紫燕傳佳話

坐待春風聽好音

却說花婆別過石生手捉花籃夾帶詩牋竟往畢小姐克春園來
謀為此事怎奈事不湊巧恰、撞見畢監生親自選插瓶花覓花

三十二

婆問道今日花賣了多少錢花婆道不曾賣得多少畢監生無心
把花籃擡開花婆慌忙將手遮着銀子被畢監生早已看見詩牋
問花婆道這是甚麼詩牋花婆道是小姐與我鈿花的畢監生將
詩牋捏在手中道閨中詩句以後不可亂向外傳花婆應聲滿面
通紅捉着花籃竟到樓上見過小姐道殺恭喜畢小姐道有甚恭
喜想是爹、不日上任麼花婆道不是畢小姐道既然不是想是
陸媽的喜故來反說花婆道我有何喜畢小姐道陸媽今日滿面
春色喜氣容、想是賣花拾着銀子回來了花婆笑道我貧婆子
家那討得甚麼銀子拾道才拾着一張字紙兒請小姐念與我聽
聽着是甚麼話畢小姐令花婆坐下接過看罷驚問道這是我在

深閨做的勝如花曲怎被外人抄錄着花婆道我走得困倦在清涼寺門首坐歇見風吹出个字紙我就將拾起來那曉得甚麼勝如花曲不勝如花曲畢小姐道那寺中有人住麼花婆道止蘇州未的一位相公叫做石池齋再無別人畢小姐驚疑半晌道聞得蘇州石池齋是个名士却怎麼到淮安來哩花婆欲說就裏為那詩句被畢監生拿去欲言又止畢小姐道那石池齋認識得你麼花婆道他到不認得我想是到認識得小姐哩畢小姐粉面頓紅問道他如何認識得我花婆挑道他既不認得小姐小姐如何曉得他是个名士畢小姐道當日我在蘇州遊元墓聞得他是个少年飽學又左古香厚見他親筆詩句故此曉得陸媽如何說他認

得我花婆道他也是見小姐詩句知小姐才情故此不面而識畢小姐道我之詩句俱園中閨室所作石生却從何處得去花婆道說起那石相公在蘇州就見小姐詩句因而千里之遠特來訪問適才着管家請我到寺中買花吃茶時談及小姐他道我與小姐雖未會面而下事体却都盡知復與我一詩并這曲他道詩牋是蘇州得來的這曲是小姐琴中所彈的不意來到園內撞見畢老爺將那詩牋拿去那相公還要候我回話却如何處置畢小姐道我之詩句并未傳至蘇州想是他誤認別詩了說罷叫翠雲道你向老爺那邊取陸媽拿的詩句來翠雲應諾下樓花道小姐差矣若是誤認詩句并這曲也不是了若是這曲是小姐做的他既知

小姐園中之曲豈有不知小姐園中之詩麼畢小姐作着漸道陸
媽之論似手近理但那生迢遠而未立他可謂真誠矣立我深園
之人不當招認若一箱通儀節便近遙奔若不應酬又屬負義此
時却勢處奈何之地花婆道小姐之言真上人高見然那生不宜
留他久住令小姐當贈之遺記使他暫回江南俟後或鳴之老爺
以圖此美事方好畢小姐想了想道我有一白玉簫在前邊書房
廂內煩陸媽轉致令那生且回南去不識好否花婆道這是絕妙
的遺記可着翠雲取來畢小姐又想了想道今日請酒有事不便
去取俟爹、外出時乘空取出煩陸媽寄去罷畢小姐與花婆話
猶未終見翠雲走上樓回道那詩老爺放在書房中一時忘記便
尋不着請小姐收拾衣裝城內女客轎將到了畢小姐聞言開箱
更衣花婆就要辭去畢小姐留道爹、赴任日期將近要打點一
切事務并還清涼寺中舊願你陪我家中料理料理那事不若遲
日花婆因無實具不好回石生的話就乘勢任下畢小姐見天暮
叫翠雲掌燈先拿了些酒菜安花婆自酌自斟就改粧下樓迎接
女客去了正是

異客孤燈空對夢

玉人蕭管不知愁

按下畢小姐今晚宴客不題却說石生別花婆來時千思萬慮望
至夕陽不見回話自寬自解以為畢家今日請酒不期一連過了
一二十天杳無消息石生使柏兒到花婆家問又不見音信心下

疑、惑、因帶着柏兒向寺外芳州之地閒遊散澗只見兩個穿
小袖皂衣的人近前拉住石生道相公原來在這邊我家老爺請
相公處館誰知相公弄個不通的去抵冒致小的們又往尋到蘇
州蘇州又尋道淮安石生不認道我認得你家老爺是誰說甚麼
不通的抵冒那一管家道我是揚州梅老爺家的王文雷日到蘇
州請相公處館現有函書聘金相公姓石號池齋怎麼不認石生
拂衣仰天笑道你還不放手這等你錯認了我姓齊的兩個管
家齊道我們在蘇州到相公家訪問那看門老者說得不明不白
後到馬頭上見一船戶他道石相公往淮去了小的沿路向來又
有一船戶說相公在湖嘴飯店住歇小的及到飯店、家說到清

涼寺來了如今過着相公相公又推三阻四是明、害小的們了
二人正在寺外爭論只見湛然和尚走出問道為甚麼事情石生
忙接口道他錯認我齊相公做姓石的那兩管家道我家老爺請
相公處館不意相公竟到淮來老爺差小的們來訪若相公不去
小的們就要領責湛然見無大事向那管家道這相公今日方到
寺中明日就要北行你們休得錯認那管家又將一路訪來原因
說了一遍湛然道怪不得你們向日有一石相公在寺中宿了一
夜就上北京去了那管家放下石生面、相覩慚愧半晌道我們
且到別處去訪一訪罷倒向石生陪了許多不是去了石生同湛
然復歸寺內湛然有事各歸禪室不及細問就裏石生獨坐客房

見諸事不遂愈覺神昏意慵正欲就寢恍然如畢小姐來的一般
方才着枕又自驚覺見柏兒手持玉簫進房向石生道這是花婆
送來的叫相公回江南去罷石生忙起問道花婆那裡柏兒道花婆正待進
來見後面管家有人來寺他就交付與我去了石生道那詩可曾說是
畢小姐做的么柏兒道他說是畢小姐做的石生令柏兒出去獨坐明
窗下手持玉簫沉吟道小姐既贈我以簫何叫我又回江南只管如夢如
痴狐疑不決遂援筆以楊柳枝興懷作詞十首以配玉簫其名樂府可備官絃詞云
年來何處寄殷勤暮雨朝烟總未分空餘弱質誰為主獨傍長亭更念君
金闔有客情原誰水河邊來日長垂枝不解東風意兩地相逢一斷腸
憔悴枝又別離堪悲玉簫向君被陶家舊日千條好今日翻為兩皺眉

江南漫、花已然青帝何曾深看烟到來春色傷同調未許垂絲別院牽
曉天南北石峯寒忍教芳露滴春顏行人多少鶯啼處莫把相逢陌上看
當初折柳隋場堤曾聽鷓鴣別路遠今日柳青無可折鷓鴣猶復舊時啼
裘馬江天入翠微裊、輕絲夢未歸青蛾喜傍樓頭月春色何時上客衣
病後何曾休了休人戀東君、不留折來俱是昭陽夢只恐君歸又病愁
元生高林思情然陽春一曲寄當年多情不識淮南柳野客攜鋤只刷田
潦倒長蓬百感生手挽絲、酒未醒相依願逐東風去不留才景付無情
做罷至夜三更時分人散悄寂石生獨備一觴將玉簫吹和起來其音悽
惋不忍盡凋忽一人推開房門就側坐下石生抬頭一看乃是湛然和尚
石生愀然向湛然道老師何今夜肯向愁旅一顧也湛然皺眉道適

貧衲聞蕭中有斷腸之藪抵枕不能寐特來請問相公何以悲憤一
至於此石生挑灯不覺淚語道學生遠後南來忝居老師愛下已將一
月矣今日忽得知己贈一白玉蕭因思天下有一美物衆皆悅慕於此
得之必於彼失之夫失之者非願失也以為托以知己而與不托以己
而遂不與而我得之者亦非泛得也以為知己之物而取苟非知己
之物而亦不取今余取矣是以彼與之者為知己而與之者以我為知己
而贈不以我為知己而贈而我遂不知而牽、奪、奪不令了心碎乎湛
然聞言慰道相公乃熱腸厲世之人但令人情反覆世態叵測願相公
如意則取不如意則不取可也石生悲語道學生有不得不取之勢湛
然道何以見勢不得不取石生道舍彼則我無知己舍我則彼無知己

故為之勢處不得不取湛然道請言知己者何人石生默然不語
湛然近坐道相公說我得知我或能解處亦未可知石生掩淚道
知己者向日所言畢小姐也玉蕭即畢小姐所贈也湛然驚問道
畢小姐與相公因何遂成知己石生道學生自從元墓古香亭見
他詩句知他才冠羣英復晤一醫生知他貌壓衆艷學生遂棄揚
州梅翰林之館而未豈非以畢小姐為知己而訪之手不意使人
通之畢小姐蒙畢小姐答我以蕭似乎亦以學生為知己也未人
又令我早回江南此意不明不白是以我為知己而贈不以我為
知己而贈而我遂茫然不辨在老師處此亦料難自解說罷又自
掩淚湛然道原來先時那管家就為此事既然相公棄館而來而

畢小姐今日贈蕭諒必亦慕相公之才貌知相公之苦心又令相
公回江南者此必有說存焉未人獨未達其意乎石生道來人不
曾會面且會後即難逢之人湛然沉吟半晌道相公且自保重明
日貧衲有一計或能稍通音信石生道老師有何妙計且試言之
湛然道晚時管家有人來分付普明收拾佛殿明日還願畢老爺
要來拈香俟貧衲備一茶請相公陪他談、或兩下道義相投有
一機會事亦難料石生聞說回嗔作謝湛然遂別石生就寢正是

只因思愛愁多染

不為情痴恨亦無

却說石生聞湛然之計安眠一夜到次日清晨梳洗已畢候會畢
監生果然早茶時湛然來請石生喜不自勝隨到前房向畢監生

三八

施禮畢分賓主而坐石生道學生久仰先生大名幾欲登堂請教
恐妨公冗故疏音接之儀畢監生道適湛然師傅道及長兄高雅
聞知且善詞賦今日老夫何幸得遇輩中人也石生謙道學生少
年菲才何敢望附驥尾畢監生笑道老夫近因新受杭州通判之
職把詩詞疎失了许多前一般友錢姓者祖籍九江現任徐州刺
史未拜老夫酒席間就索新作只道老夫仍是當日窗下之豪興
却不知近日為官之事與那詩賦不同石生道正是古云非窮愁
不能著書畢監生道兄長居住寂寞蕭寺近日想多新作石生道
有兩首詞句着价取來獻醜畢監生忙道不消取來自然是妙的
石生道晚生自當請教隨叫柏兒到房中去取那楊柳枝詞普明

湛然擺下茶果四人方舉茶杯見一個管家手持一書向畢監生道徐州錢老爺有書在此畢監生將書拆開看了半晌笑道昨夜過酒今日眼昏頓石兄代老夫細述一遍石生接過書啟念道

守翁老仁台書

春盟弟錢呂直頓首上

前者晉候台教過承感欵別未就任清海之音猶在耳右昨蒙上行仰除土寇托庇僅獲一卒迄今餘黨尚無覓處祇庸才碌不及向知己盡述也若有岸生錢訖字不詳者昨於江南遊學歸拜弟門下欲過淮謁玉態書轉為介紹幸老盟翁雅不介意栽植叨克不獨錢生

三十九

也品此代面無任瞻仰

念罷畢監生接去北向管家道錢相公如今在那裏管家道現在家中廳上坐着畢監生放下茶盞起身而別石生道晚生拙詞求帶去斧正畢監生道再來領教罷二人說話之間柏兒持詞已拿到面前石生乘勢遞與畢監生入袖送至寺門四人遂別石生問詞不快回湛然後回前房湛然道相公遭際不如這件一般巧事偏又不能接讀畢老爺離居咫尺這裏一年未不得一次此會虛過再難得會了石生抱詞不語湛然又寬慰道相公古人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且將新茶再吃一鍾石生同湛然吃了杯茶少頃柏兒取午飯至見一管家拿一拜匣取出一書向湛然道我家老

爺請石相公哩湛然同石生驚喜持書看道刻下敬置一觴恭候
台教春弟畢冷金頓首拜石生看罷對湛然依語道想是那詞被
小姐看見故來請我湛然喜諾石生受下清啟令那管家回去同
湛然吃過午飯隨即更衣專候赴席湛然笑道此事若成真文章
有用石生亦微笑而應正是

百極常逢泰

愁深恨自除

好事不易得

易得

亦成虛

不知請石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